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七月

老溪文史资料

第六辑

74168/37

兰溪文史资料

第六辑

政协兰溪市委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七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兰溪市委员会文史资料
工作委员会名单

主 任 郭瑞升

副主任 杨学良 黄昇平

委 员 詹荣福 方念裕 蒋聿修

徐建生 俞瑞鸿

目 录

回忆在上饶集中营·····	祝金祥 (1)
回忆上海四行仓库的抗日战斗·····	章渭源 (7)
回忆史迪威将军·····	黄寿朋 (18)
郭志金兄弟抗日记·····	郭子才撰 郭如超整理 (26)
日机轰炸兰城·····	朱志文 (28)
日军侵袭诸葛镇·····	姜 韬 (30)
和赵锡田先生一面缘·····	殷 群 (31)
抗战时期嵯衡记事·····	郑根泉 (35)
回忆二五减租斗争·····	童文仙 (49)
兰溪县参议会概况·····	郑德森 (52)
解放前夕兰溪情报网概况·····	阮俊民 (56)
概述兰溪人民政权的建立·····	王 模 (60)
兰溪匪特暴动始末···兰溪市公安局供稿	谢汝霖整理 (63)
青峰桥事件记·····兰溪市公安局供稿	谢汝霖整理 (65)
赵四小姐祖籍考·····	赵文卿 (67)
望我大陆·····	郭瑞升 (71)
我的祖父刘焜·····	刘起良 (72)
周华昌在光复会中·····	张燮炎 (76)
章懋为政清廉·····	胡汝明 (79)
兰溪的周三畏遗迹·····	言明清 (82)
姜卿云事略·····	郭济丰 (84)

陈肇英、徐昆吾交好二、三事	徐建生(88)
逸士潘廷桢	王开甲(90)
回忆叔父柳屏山	柳昇东撰 施兰舫整理(92)
双鸽	吴 湘(96)
章恒升官营园创办始末	陈 星整理(98)
我所知道的天一堂药店	蒋绍宽口述 姜 韬整理(101)
兰溪火腿在香港	胡明春撰 蔡 斌整理(106)
兰溪县市内电话公司概况	林庆贻(109)
抗战时期的厚仁市	范维德 潘四元(110)
寒衣劝募	叶庆宜(112)
认购折实公债	叶庆宜(114)
兰溪历史上的第一个地质队	黄仕高(117)
山雀、牡丹	吴 湘(123)
兰溪基督教概况	胡贤清 王 模(124)
兰溪城关姓氏统计	朱家盛(133)
兰溪民间慈善机构放生会	蔡 斌(142)
兰溪担三初中创办经过	俞瑞麟(144)
武林日语专门学校回忆	张燮炎(146)
兰溪福民小学始末	王 模(149)
石渠榭蕙学堂的学生自勉歌	鲍文达(151)
抗战时期兰溪的日语学习班	张燮炎(153)
昙花一现的嵩山农业中学	蒋聿修(154)
先辈楹联琐谈	章寿眉(156)
兰溪的清明灯会	郑秋兔 沈瑞兰(163)
兰溪婺剧名老生傅锦瑞	沈瑞兰(165)
伍祝庚与伍家圩昆剧团	马 复(168)

我所看到的《路北报》·····	蔡 斌(172)
岁寒三友·····	蒋 山(174)
解放前兰溪城关鼠疫流行情况·····	饶有光(175)
恶性疟疾曾在兰溪暴发流行·····	饶有光(180)
第五辑勘误表·····	(184)

回忆在上饶集中营

祝金祥（增华）

（一）

我是兰溪市孟湖乡井头童人。幼时家里贫穷，全靠几个哥哥做长工养活。1926年我十一岁时才有机会到祠堂里的村校念书。那时正是大革命时期，记得1927年山童的童阿一和祠堂脚的童康告搞二五减租，破仓分粮，为劳苦人民所欢迎。1928年，由于交不起学费，为了生活，我只好到永昌樟林替人家放牛。1930年，四哥祝金旺介绍我到永康桐琴陈天生堂药店当学徒及店员，1937年底，二哥祝樟芝介绍我认识了祝荫怀、张文达。从此常受到祝荫怀的教育和启发，开始懂得革命道理。1938年8月由中共金华特委介绍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同去的共七人，由张文达带队。到军部后，我被分配在教导队第六队学习。同年10月，由班长虞廷松和张文达介绍我入党。1939年春从教导队毕业，分配到教导总队部当会计。

（二）

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集团，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阴谋策划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5日，新四军

奉命从皖南开赴长江以北到敌后抗日。机关人员和所属部队九千余人行军到泾县茂林时，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七、八万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七、八个昼夜，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弹尽粮绝，又没有增援，损失严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中，我受伤被俘，所有新四军被俘人员均押送到江西上饶集中营。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掩盖其罪恶，为了欺骗社会舆论，把上饶集中营改名为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军官大队，下设五个中队，一个特别训练班，大队长是第三战区特务机关头子情报专员张超。我被编在第三中队。不久，三中队秘密党支部成立，我被吸收为党员，在党支部单线领导下，联系群众，坚持斗争，发展党员，不发生横的关系。同年8月集中营整编，我被编到第二中队。我利用所谓全“大队”集体上课休息时与三中队党支部负责人李胜同志联系，并继续在二中队联系群众，坚持斗争，发展党员。由于叛徒的出卖，我于10月被敌人抓起来。敌人残酷毒打我，逼迫我悔过自新，交出活动计划和党员名单。我受过党的教育，牢记入党时的宣誓，始终不开口。敌人没有从我口中得到什么东西，便说我是“顽固分子”，第二天把我押送到狱中之狱——茅家岭。

(三)

茅家岭是个小小的村庄，离上饶县城只有十来华里。敌人把集中营里的所谓“顽固分子”集中囚禁在离茅家岭村庄只有半华里的一个孤立的葛仙庙里，四周都是宽厚、坚固

的石头墙，只留东边一个门出入，其他的全部关闭钉死，这是第三战区特务机关情报专员室关押政治犯的一个秘密监狱。因此，“茅家岭”成为恐怖的代号而闻名于世。这里由顾祝同的特务团一个排看守。在大、小禁闭室门口和庙东边门口都设有岗哨，日夜监视“囚犯”。特务头子张超派特务王锡恩（大家都叫他“王八”）负责管理。狱内有大、小禁闭室，女禁闭室和优待室，还有管理员室、排长室、卫兵室共七个房间，另有一个四周绕着铁刺，仅够一个人站立的铁笼子。有很多同志遭受毒打后关在铁笼子里，不能动弹，稍有活动就会刺得皮破血流。大、小禁闭室围墙的下半段用宽厚的石头砌成，上半段用粗大的木栅，顶上也用木栅封闭，并钉了铁丝网，我们二十余人被关押在这个牢笼里，过着非人的生活。特务们对我们这些待处决的人，施行各种各样惨无人道的酷刑，还克扣我们的粮食，一天吃两餐，饭里都是沙，也不给盐吃，没有一天吃饱过。冬天少垫少盖，冻得彻夜难眠。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任凭特务折磨，束手待毙；二是组织起来，寻找时机，冲出囚笼，重返新四军抗日。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共产党员、革命志士的心都连结在一起。经过个别交谈，大多数同志同意举行暴动。也有一些同志有顾虑，认为到处有敌人，怕冲不出去。这些同志有的长期受酷刑，体弱多病，有的枪伤未愈，有的刚刚被打，行动不便。后来，大家分析了所有情况，认为困难是有的，但只要有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决心，抓住时机，乘敌不备，突然行动，胜利是有希望的。这里离集中营（周田）有五、六里路，敌人调动部队追赶，需要一定时间，如果利用黄昏时祝，动作迅速，可以摆脱追兵。另外，我们有军事干

部，还有曾在福建打游击的龚金福同志，他知道福建地下党、游击队的活动地点和联络地点，可以带路。

(四)

这时，浙赣铁路线战事吃紧，据优待室的人说：“国民党部队已有调动，九战区也有部队调来”。看守我们的卫兵排也调动了，新调来的一个排大部分是刚抓来不久的壮丁，不愿当兵，也没有多大战斗力，这给我们的暴动提供了一个新的有利条件。我和李胜（传有）、王传馥、杨才（杨灿）、李维贤、孙镜波等同志坚持非干不可，不能再犹豫了。经过酝酿，推选李胜、王传馥、宿文浩、陈子谷、吴越（惠生）五人组成暴动委员会，研究制订有关暴动的计划和具体方案。

为了保证暴动能胜利进行，首先要增强大家的体质。陈子谷卖掉了一支犀飞利钢笔，王传馥卖掉一件毛衣，把钱凑起来买了一些黄豆和豆腐给大家吃，这是我们唯一的滋补品。为了锻炼身体，我们经常偷偷地作原地跑步和呼吸运动。根据卫兵的籍贯，我和几位同志负责做卫兵的工作，争取他们的同情。另外还借口准备回队时受训，买了黄麻打草鞋。我把自己的破棉袄拿出来，再加上几件破衣服，撕成碎布条，打了五、六双草鞋，分送给大家穿。为了暴动后行动方便，我还设法借来一把小剪刀，替一些同志剪掉长长的、乱蓬蓬的头发和胡须。为了麻痹敌人，我们尽可能忍受非人的待遇。

新调来的卫兵排不仅新兵多，而且每天黄昏时都不带枪

在离房子二、三十米的山坡上集中点名。这些新兵经我们做工作后，在大、小禁闭室门口监视时就比较马虎。大门口的卫兵，常与旁边女禁闭室内的人闲聊。大门外有个厕所，门内有口水缸，大禁闭室外东南角铁笼子边有个小便桶，大禁闭室每次可允许二、三人出去大、小便或打水。暴动委员会根据这些客观条件，和每个人的身体强弱情况，编成三个班，分别由我和孙镜波、汪镇华三人任班长，李胜任总负责。我们指定女禁闭室二位女同志负责和大门口卫兵瞎扯，使卫兵不出大门，以便夺他的枪；指定李维贤假装大便，杨才假装打水，二人负责夺大门口卫兵的枪并把大门关上，此外还分别指定一些同志负责到卫兵室、排长室、管理员室夺枪，并规定了暴动后的集合地点。

（五）

1942年5月25日那天，卫兵排长带几个班长到连部开会，有的卫兵趁机到上饶城去玩，下午有几个卫兵送犯人到集中营去受训（受折磨做苦工）；又有几个卫兵送犯人去第三战区情报专员室受审；晚饭后又有卫兵到茅家岭村庄去玩。“王八”和排长都不在家。庙中只有二个班长，其中一个也在大门外玩，卫兵共五、六人。这样的情况从未有过，大家都认为时机已到，不约而同地紧张起来，有的穿上草鞋，有的穿上衣服，还好没被卫兵发觉。大家的眼睛都望着李胜同志，等待他下令。这时，天已快黑，良机不可失，李胜决定李维贤、杨才二同志混出去。突然听到“轰”的一声，大门被我们关住了，卫兵吓得脸变色，惊慌地叫着：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大家已相继冲出禁闭室，大、小禁闭室门口的卫兵用刺刀向我们刺来，被我们抓住枪柄，几个人扭打起来，夺了卫兵的枪，大家随即冲入卫兵室、排长室、管理员室夺枪，我窜上去夺过机枪，卫兵连声叫饶，哀求不要打死他们，并说：“我们平常对你们不错……”我们把所有的卫兵关进大禁闭室，把门锁上。到这时，我们赤手空拳夺到轻机枪二挺，手提机枪二挺，步枪八支，手榴弹三十几个，还有一部分子弹。我们砸开西边大门，共有二十六人胜利地冲出牢笼，朝福建方向深山前进。在这样一个狱中之狱里，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我们胜利冲出牢笼，这在监狱暴动史上也是罕见的。

敌人到下半夜才集结了一个宪兵连、一个特务营鸣枪追赶，还发动了县民团和各乡镇公所以及保甲全部出动，对我们前堵后追，到处搜查。我们二十六人，有男有女，身体有强有弱，人多了行动不便，吃饭问题也不好解决，因此采取分散方式向福建前进，各自分头去找福建地下党和游击队。随我一起的几位同志，在老区群众的支持下，于6月上旬顺利地找到福建地下党领导的武装工作队负责人沈宗文同志。不久，我到达福建地下省委机关（建阳太阳山）。从此我在省委领导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到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福建解放。解放后我继续留在福建工作至今。

一九八七年五月写于福州市

回忆上海“四行仓库”的抗日战斗

章渭源

我是浙江省兰溪市甘溪乡下章村人，现在七十二岁。一九三七年三月在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一营二连当兵。同年，上海“八一三”战役发生，我随军在闸北一带作战。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达两个半月。十月二十六日，我们一营奉命牵制敌人，掩护大军撤退。任务完成后，被敌切断我们与大军的联系。后由团附谢晋元领导退守苏州河边四行仓库。在重兵与猛火的围困中，坚守四昼夜。打退日军多次进攻，消灭大批敌人。敌人用坦克来冲仓库大门，我营战士身绑炸弹从楼窗口跳在敌坦克上同归于尽。我们的英勇壮举赢得中外人士的好评，一致称赞我们是“八百壮士”。谢晋元和八百壮士的历史事迹已陈列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我是八百壮士中的幸存者，对这一战役，自始至终，身临其境。现回忆成稿，以告读者。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在芦沟桥挑起事变后，相继侵占我华北大片河山。战争很快蔓延到上海。日寇狂妄地叫嚣：“二十四小时占领上海，三个月灭亡全中国”，激起我国军民一致抗日。

八月十三日，我军八十八师奉命开赴上海，在闸北一带布防。我和同乡夏唐村人唐柏年是本师五二四团一营二连的

战斗兵。当日傍晚我们三排在宝山路桥作堵桥的防御工事。与敌人遭遇，立即开火。晚上全线小有接触。十四日凌晨，正式拉开战斗序幕，敌我双方摆开攻势，飞机大炮相互轰击，战场上进退退互有得失，出生入死，坚持七十多天。

日寇因已夺下二十四小时占上海的海口。但几次增兵遣将，终未得逞。因此调动最精锐部队，用大批重型武器，向我军密集进攻。我方以十个团的兵力进行抵抗，激战四昼夜。终因敌我武力悬殊，我军大部牺牲。吴淞、宝山相继失陷。罗店、江湾、闸北等主线，仍属我军坚守中。十月二十五日，大场一线又被敌突破，我方不得不从上述战线上撤退。

十月二十六日深夜，天空没有月亮，没有云，繁星点点。守卫在宝山路桥至广中路沿河一带第一线的哨兵，正严密地监视着敌军的行动，晚秋的夜晚吹在人们身上，感到无限寒意，但对我们一营的战士来说，却象是拂去了一天的疲劳，更加精神抖擞。远处战场上的枪炮声已逐渐静寂下来，只有我们一营阵地上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仍在断断续续地响着。这时我班接到逐级下达的撤退命令。在班长钱振华（金华市人）的率领下有序地赶到四行仓库集合（在苏州河北岸垃圾桥下游）。

当时我们五二四团团团长韩宪元已阵亡。团副谢晋元（后升任团长）和一营营长杨瑞符挑起指挥作战的重担。还有一位副营长唐焕文，在反攻时臀部负重创耳朵被震聋已下火线。谢团副见各连队伍都已到齐，立即根据当时的形势，作了简单的训话。大意是：“由于战局的变化，我们一营八百人（后来清点只有五百余人）是奉命牵制敌人掩护大军撤退的。现在任务已完成，却被敌人切断了与大军的联系，成为

一支后无退路，粮弹俱缺的孤军。这四行仓库，东隔一条马路，南隔一条苏州河，都是租界。西北面有敌军围困。四行仓库原是我们师部驻守。有现成的防御工事，前后大门都已堵实。只留西南角面对苏州河的一座大门出入。我们是军人，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气节，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誓与敌人决一死战，决不屈膝投降。四行仓库是我们孤军的坟墓……。”团副的口号是“剩一枪一弹决与敌人战斗到底”！营长的口号是：“留一兵一卒誓与阵地共存亡”！接着官兵一致振臂高呼。训话毕，营长立即布置各连任务，加筑工事，争分夺秒，进行战前准备。并在二连中选派两个班，由蒋警（兰溪市柏社人）班长率领，把守四行仓库前方（现晋元路），以便监视敌军行动。仓库左右墙角以及马路对面各派两班人，埋伏在民房中，交待了任务和联络信号，各自作好战斗准备。又在三连中挑一个排把守大门，由连长唐棣亲自指挥作战，加固大门工事。其余把守各层楼上有利地形和窗口。我们排守住一楼楼梯以及担任二楼对河的岗哨。房顶防空由重机枪连担任，全部布置好以后，战士们斗志昂扬，严阵以待。

当天晚上，日军不知我军虚实，不敢轻举妄动。到次日下午，守在前方的蒋警班发现一小股敌人，举着膏药旗鬼鬼祟祟地前来搜索。立即命令全体战士严密监视，不得暴露目标，作好战斗准备。敌军在明处，我军在暗处。待敌近前，一声令下，给予来犯者迎头痛击，敌人措手不及，在我军机枪猛扫下，全部被歼。

时隔不久，在左前方的路口又发现了一小股敌人，人数较前次多，约两个班。他们是听到枪声赶来的，边打边进。

看到可疑点即用机枪乱扫一阵。这时我军已变换攻势。从战壕中分散到两侧民房中隐蔽。等敌军前来就范。敌人正在前进，看见被我军打死的尸体，立即趴下，用机枪对我阵地一阵狠扫。射久了见无动静，知道已无人，正准备立起继续前进时，我军却从两侧射出了仇恨的子弹，一时枪声大作，敌军来不及还击就纷纷倒下了。除一个掉队的敌人漏网外，其余都死在我军机枪和步枪下。由于我军战士英勇善战，连续赢得了两次胜利。

战士们感到子弹快用光了，非常忧虑。有人提议到敌人死尸身上去取。在蒋班长的认可下，以两挺机枪作掩护，很快缴取回来一批子弹和手榴弹，还有一挺机枪和许多步枪手枪等。用这些胜利品来充实自己的力量，再用它来回敬敌人。战士们变忧虑为兴奋了。但是蒋班长仍顾虑重重。考虑那个漏网逃去的活口，必将实况透露。将为我军带来祸患。预想这场即将爆发的恶战定会更激烈，更艰苦。随即鼓励战士，必须作好思想上、行动上的准备。但是衡量本班的战斗力却很难设想了。全班战士从昨晚扼守这个阵地以来，没有点水进口，粒米入肚，大家已觉疲劳不堪。弹药虽稍有充实，但激烈地打起硬仗来就嫌不足。当大家想起昨晚团附和营长的训话、誓言和口号，立即排除一切顾虑。阵地的存亡和仓库内八百人的安危是紧密相连的。只有拼死战斗作好一切准备。

团副的传令兵送命令来了，蒋警班消灭两次来犯之敌有功，蒋警升任排长，其余各升一级并传令嘉奖。还补充部分子弹和手榴弹。战士们对于升级记功和嘉奖并不去计较，而对补充的弹药却很高兴。虽数量不多，但这是给战士们的一

份兴奋剂。

果然不出蒋排长所料，前方尘头起处，敌人又向我军发动第三次进攻。人数增至百人左右，并配有一辆坦克。耀武扬威地向我军阵地开来。蒋排长根据敌情，向仓库方向鸣枪报警，使守在仓库的主力有所准备。谢团附早在楼上窗口瞭望，看着敌人渐渐地逼近我军射程之内。蒋排长作一下手势，早已从新部署的火力，一齐喷射出无情的火焰。遭到阻击的敌人一时陷入混乱状态，但马上清醒过来，分散从两侧进行反扑。被我机枪火力压住不敢抬头。坦克被我军射中展望孔，震动一下停住了。敌人就在坦克上架设机枪向我军射击。战斗异常激烈。敌数倍于我，但战士们并不气馁。坚定了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奋不顾身，继续战斗。一个倒下去，另一个马上接上来。把每一颗子弹都射向敌人，直到最后仅剩下一颗子弹也射出去了。战斗成了停顿状态。敌人认为时机已到，纷纷向我军扑了过来。蒋排长又用手指挥一下，二十儿颗手榴弹参差地飞入敌群，敌人大批的倒下去。硝烟过后，未被炸死的敌人再次冲过来。我军手榴弹轮番相继投掷，此起彼落。顶住敌人，到最后只剩下每个战士手中的一颗了。敌人又已逼近了战壕，但见我军个个咬牙切齿，手拉弹弦怒发冲冠，不怕后面的敌人大批地压了过来，大家掷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蒋排长大吼一声“杀”！战士们拿起枪刺从战壕中一跃而出，与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白刃战。蒋排长象一头被激怒的雄狮，挥舞着刺刀，左右两下刺死两个，正拔出刺刀刺向第三个敌人时，敌人成群地围住了他，背上被敌刺中，血如泉涌，染湿了后衣襟。他咬牙切齿用尽浑身最后的力气，回转身来刺入一个敌